

台灣，最美好的回憶

在台灣的一半，抵得上過去 20 年所有的驚喜與快樂。未必是誰優誰劣，只是小島之中濃縮了自然之震撼與恬靜，人的純真與自由。所以，在美好的記憶重重疊疊的一半，真是讓人難以忘記。相較，散落在過去 20 年中零星星的感動，似乎只是偶爾回憶起來的一瞬，它在我腦海里，轉瞬即逝，不知什麼時候又會記起。

靠山靠海，雖然不曾有壯美非凡的人間奇觀，但是緊湊的秀麗的山水真是讓人難以忘懷。半小時就可以深入自然呼吸最乾淨的空氣，難怪台灣人這樣喜歡出遊。還記得那晚跟朋友去海邊抓蝦，路途是驚心動魄，過程是那樣的快活仿佛回到童年。

夜晚是抓蝦的最好的時機，蝦的眼睛會在手電筒的照射下反射出幽藍色的光。花蓮小溪縱多，出海口處總是會帶來千百淺淺的細流。那時候只記得家裡已經穿上外套了，可是我們還穿著短袖。畢竟是熱帶，不會太冷。可是晚上疾馳的機車也讓人有寒意。路燈飛快地甩過去，路上並沒有多少行人。也不曾抬頭看天，好像沒有星星。朋友在路邊停下機車，要我走進一條被葦草遮蔽的小道。我心中忐忑，想想還是壯膽前行。之前也有在木瓜溪，大山深處的小溪里揀玉。一片一片翻看淺流中綠色的石頭，不用刻意就會觸碰蝌蚪的尾巴，小魚的嘴巴。那晚的溪流並不如他所說，天氣轉涼，水勢已經弱去。細沙的灘塗上只有涓涓幾縷，背著難看貝殼的寄居蟹跑得飛快，他嘲弄我好不容易拿下的螃蟹。“可怕的女人，他們只不過是跟我們一樣吃過飯想出去散散步。”我只好把他們丟了。

淺淺的流水裡什麼都沒有，再靠近海岸是細石子的海灘。被流水沖刷過得小石子，在燈下閃閃發亮，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塊屬於自己的玉石，一顆又一顆的拾起，一顆又一顆的丟進海里。躺在石子上，聽著潮水的湧動，呼吸著鹹鹹的撲面而來的海風。那一晚是農曆十四，沒有星星卻有格外圓的月亮。我一下子站起，對著大海：“福建，我要回家！”他嘲笑道：“你跳下去，游一百年都不會到岸。”對岸是美國，花蓮在東海岸。我那時候剛來台灣，對家裡還是戀戀不捨。20 歲，還沒有習慣離開。

這學期選的課也真精彩。教《紅樓夢》的賴芳伶老師年屆六十，雖然是老教授級別了，但保養的很好。皮膚還很白皙，皺紋也不多。一副無框眼鏡夾在鼻樑上，兩隻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一切，看到骨頭裏去。在她口中講述的紅樓故事，是人世的滄桑和無奈。“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”“盡人事，聽天命”，課堂上千囑萬咐。聽說原本她是讀法律系的，有一天終於開悟去讀中文系。想必，也是經歷過一番吧。《甲骨文》的學仁老師也是年歲已高，但是仍精神矍鑠，寫起字來筆鋒有力但不失雋秀。可能是研究古文字的緣故，象形文字抄多了，

畫起畫來也是惟妙惟肖。再加上天性風趣幽默，寓教於樂。只是老教授也是有老脾氣，連上三小時不下課，再打起精神的我在第兩個半小時就撐不住了。還有作業實在是太多了，來自大陸受到嚴格訓練的我都有些吃不消，更何況是自由瀟灑慣了的臺灣學生，早就怨聲載道了。還有一門《新聞》課。原本在川大從沒有想過要去從事新聞行業，自然也不會去上新聞課。我原本也沒有想好畢業後要做什麼，只是想隨緣吧。誰知在臺灣機緣巧合竟然上了這樣一堂課，老師是成功大學的博士，是臺灣的“本省人”喜歡評彈時政，班上只有我一個外籍生，所以這位許老師總是笑問“貴國如何”。起先我還覺得新奇，後來慢慢也習慣了，不太在意。但是這位老師的課確實教的很出色，不像《紅樓夢》和《甲骨文》這兩門課，這很新，很務實。

我在台灣，見過許多景，也遇到不少在大陸根本碰不到的人。參與“中智佛學社”的活動，結緣兩位法師。在他們言傳身教中，我覺得人生都開闊了許多。20年不曾觸碰過宗教，如今在台灣의 偶遇，我明白了靈魂信仰的安寧。

現在快要回家了，那樣急切又那樣捨不得。我不願意對人生匆匆下決定，出發才知道世界的精彩。我知道落葉歸根，人的歸宿不是可以輕易改變。有些事情，明白了，也就放下了。我不會再為糾纏的情感而哭泣，我知道我的心，我相信自己的勇氣。

出發是為了更好地回歸。謹以此文紀念我在台灣最美好的記憶。